

聯合文學

遠藤 周作

◎著 林水福 ◎譯

遠藤周作中短篇小說集

海關 主母 樂

李健儀

聯合譯叢 040

海與毒藥——遠藤周作中短篇小說集

作者／遠藤周作

譯者／林水福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許悔之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執行編輯／郭慧玲 蔡佩錦

視覺總監／周玉卿

資深美編／戴榮芝

校對／辜輝龍 林水福 蔡佩錦

業務部總經理／朱玉昌

業務部副總經理／李文吉

印務主任／王傳奇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27634300轉5107

傳真／(02)27491208(編輯部)、27567914(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瑞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6年1月 初版

定價／380元

copyright © 2006 by Shui-tu Li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522-589-9 (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

海與毒藥

遠藤周作中短篇小說集

遠藤周作／著

林水福／譯

【導讀】

遠藤周作的小說世界 林水福 5

目次

手指	19
母親	29
六天的旅行	59
化妝後的世界	73
雜種狗	85
男人與八哥	97
四十歲的男人	121
雜樹林中的醫院	143
大病房	159
歸鄉	177
童話	195
耽擱	211
我的東西	221
海與毒藥	237

【附錄】

關於遠藤周作	林水福	351
遠藤周作年表	林水福	362

遠藤周作的小說世界

林水福

拙譯《醜聞》（遠藤周作原著，時報文化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導讀中指出遠藤最擅長的，是寫十二萬字到十五萬字之間的長篇小說，至於短篇小說中，亦不乏感人至深的珠璣之作。

日本小學館出版的「昭和文學全集二十一」中，收錄了小島信夫、庄野潤三、遠藤周作、阿川弘之等四位作家的作品，書末並附有「人與作品」的介紹。遠藤周作部分由遠藤先生親自撰寫，裡頭也談到他自己的長篇與短篇之間的關係，他說：

長篇與短篇之間的關係，對作家而言，不一而定。我自己本質上不是短篇小說家，我的目標經常擺在長篇小說的經營上，因此，我寫短篇小說往往是長篇小說的伏線，或者是長篇小說的試作。如果長篇小說是太陽，那麼它前後的短篇小說就是環繞著太陽的幾個衛星。

太陽固然璀璨奪目，而環繞太陽的幾個衛星亦各擅勝場，頗值一覽。以整個遠藤太陽系文學而言，太陽與衛星皆為構成分子，不容忽略。

一、短篇小說

這次選譯的短篇小說中，與八哥有關的有兩篇，即〈男人與八哥〉和〈四十歲的男人〉。兩篇中出現的八哥，或其他短篇中出現的狗，所代表的並不只是動物形象的烏與狗，而是雙重或多重形象的重疊與融合。一九六〇年遠藤過著長期住院的療養生活，翌年，肺部動過兩次手術失敗後，遠藤買了八哥飼養。深夜醒過來，在黑暗中注視著八哥，而八哥也歪著頭看他，宛如信徒對神父告解般。有的晚上八哥扮演的是神父的角色；有的晚上八哥是遠藤信仰動搖、疑惑的唯一傾訴者。第三次手術時，總算把遠藤的生命由鬼門關召回，然而等到他回到病房時，發現八哥已死，因此，遠藤直覺地認為八哥是替他而死的。尤其是〈男人與八哥〉中，遠藤藉著飼養八哥過程，運用諷刺筆調，描繪人性的自私和自己信仰的動搖，也隱約透露出遠藤獨特的「母性宗教」觀。

〈雜樹林中的醫院〉係〈我·拋棄了的·女人〉（拙譯，時報文化出版社）的試作之一，但兩者之間所要揭示的理念、思想顯然不同，筆調當然亦隨之而異。〈我·拋棄了的·女人〉中，作者重點擺在森田蜜身上，透過她平凡卻坎坷的一生，道出真正的愛是什麼？無瑕的愛是什麼？最後，她到達了凡人無法企及的崇高境界。作品中對神職人員修女並無責難之意。而〈雜樹林中的醫院〉中，顯然作者並未安排明顯的主角，而是以「病房」為故事的舞臺，以諷刺手法描繪出人的自私與不必要的炫耀心理，從而呼籲人應分擔他人的痛苦與悲傷。對病房的管理者——修女，有所針砭。作者反諷的手法跟芥川龍之介的〈手巾〉有點類似。

遠藤童年時代非自願的受洗，在往後的人生當中，有好幾次甚至想拋棄它。〈歸鄉〉與〈大病房〉表面上素材雖然不同，但追尋母性基督的痛苦步履則一。〈歸鄉〉的最後一段：

走出十六號館，耀眼的陽光照射到我的眼睛。我忍耐著輕微的暈眩，從巴士和高中生之間穿過，妹妹還呆呆地站在剛才的樹蔭下。我感到疲倦，可是同時也意識到自己的襪子已緊緊地黏在腳底上了。

最後一句，「襪子已緊緊地黏在腳底上了」，並非只是單純的表面上的事實描寫，它的背後透露出主角對自己的信仰，經過一番追尋、掙扎之後，儘管感覺上並不那麼舒服，但是他知道無論如何是拋棄不了的；在看似無奈的語氣中，透露出堅定而執著的訊息。

〈童話〉與〈我的東西〉同為遠藤描繪信仰生活動搖不安的作品。尤其是〈我的東西〉中，透露出作者受洗的動機和經過，對非自由意志下選擇的信仰的痛苦，有鮮活而確切的描述。〈童話〉中背叛母親的烏鴉，到了〈我的東西〉中的勝呂，為了不想背叛母親，因此違背父意選擇別的女人為妻，理由是「不是因為喜歡才選擇她，而是因為懦弱才和她結婚的」。如果將兩篇作品連著閱讀，或許會產生主角的感情是從父親身上轉移到母親身上的感覺，事實上遠藤在這兩篇作品中真正想表達的是他從父性轉移到母性的宗教觀。

遠藤短篇小說的素材常取材自自己的私生活，但絕非「私小說」。本書所收錄的短篇小說，皆與遠藤的信仰生活和療養生活有關；可是，素材並不等於作品本身，這是需要嚴加區分的。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小傳和年表，即可看出哪些是事實，哪些不是。他的短篇乍看之下有一些會有一「似曾相識」或「大同小異」的感覺，不過只要仔細閱讀，不難發現素材雖然相同，但是作者想表達的主題不同，寫作手法也不同！從這裡也可以瞭解作者創作的軌跡以及從短篇到長篇的成熟過程和經營的苦心。

二、〈海與毒藥〉

1

〈海與毒藥〉原文不到十二萬字，以長篇小說的字數而言顯然太少；可是只要用心閱讀，一定不會覺得太短，會有一種壓迫感壓得你幾乎快透不過氣來。全文閱讀完畢後，那種壓迫感不但不會馬上消失，反而轉化為無限的深思與反省。

遠藤完成〈海與毒藥〉後，先在《文學界》（一九五七年六、八、十月號）連載，翌年四月，開始由文藝春秋社發行單行本。全書以三章構成，第一章「海與毒藥」，第二章「受裁判的眾人」，第三章「到天亮為止」。同年（一九六〇）十二月同時獲第十二屆每日出版文化獎與第五屆新潮社文學獎。十個月之內再版七次，兩年後同時收入新潮文庫和角川文庫。由以上的簡歷，可見出版當初受歡迎與肯定之一斑。

〈海與毒藥〉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發生在九州大學附屬醫院，以美軍俘虜實施人體解剖的事件為素材寫成的。作者在這部小說中，主要是想探討日本人欠缺「罪與罰」的意識，不是一事件小說，作者也無意藉小說譴責當事人。可是，後來遠藤還收到事件當事者寄來的指責信件，為此，他感到十分難過，而「罪與罰」中的「罰」的意識探討續篇終於無法繼續，這未嘗不是一件遺憾事。作者在〈出世作之際〉（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十三日，《讀賣新聞》）中說：

那時候，『文學界』新總編輯上林氏剛上任不久，他是我獲芥川獎時『文藝春秋』的總編

輯。有一天他打電話給我，說有事商量請我到出版社去一下。在文藝春秋地下室的俱樂部中，上林氏問我願不願意寫一部長篇小說看看……。

我心中早就有想寫的題目，素材方面也早已心中有數。我馬上搭火車前往九州、福岡蒐集資料，調查戰時發生在這所大學醫學部的美軍俘虜人體解剖事件。我腦中毫無想描寫那件事的念頭，我打算把那件事在內部加以改變、轉換到不同次元的世界。……靠著草場氏的幫忙，始得以取得當時的資料和訪問到事件的有關人士。

可是，這並不是意味著小說已在心中完成了。我做筆記，為自己與素材之間的關係思考了好久……。回東京後開始執筆，花了大約半年的時間，分成三部，登在『文學界』上。……可是，已轉移到不同次元世界的這部小說，卻被當成是事實的描寫；後來還收到事件當事者的抗議書，和自稱認識小說中登場的醫生的信件。我感到非常難過，因為我毫無藉著小說審判那些人的意思呀！

至於為何取名為海與毒藥？這是遠藤到福岡取材，準備回東京的前一天，下著毛毛細雨，他跑到小說舞臺的九大醫學院的屋頂上，斜倚著扶手，「注視著雨中朦朧的街道和大海。這時，腦中浮上〈海與毒藥〉這個題目。」

毒藥，象徵罪，而海呢？遠藤心儀的法國作家莫里亞克（François Mauriac）作品中，海「象徵孤獨、永恆，同時也意味著恩寵」（〈作家與讀書〉）。〈海與毒藥〉中，遠藤也以象徵性手法描寫海，除了上田信聽到的陰鬱的海鳴，宛如自己不祥的命運之預兆外，皆與勝呂有關。第一章的「楔子」，說話者的「我」的前面「海，湛藍的海，彷彿要滲入我眼中」。此外，勝呂看到的海大多是黑色的，黝黑的；夢中看到自己在黑色的海中如碎片般被海浪衝擊。海，有時是湛藍如粼粼波光，有

時是黝黑而陰鬱的；小說的結尾，勝呂在黑暗中「注視著波光粼粼的大海，似乎想從那兒尋找出什麼？」的時候，「每當綿羊般的雲朵走過時……」的詩句不禁衝口而出，事實上這部分詩句取自近代早夭詩人立原道造〈雲之祭日〉詩篇。「天空喲！你撒落的是，白的、純白的、棉花的行列！」中的「棉花的行列」暗示著「神的羔羊」；而「他嘴裡好乾燥」是象徵著對神的渴望、企盼。

2

第一章可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搬遷到東京新興住宅區的「我」的視點，描寫到知道當地開業醫生勝呂的過去的經緯；第二部分是描寫戰爭末期勝呂和同事戶田到參加人體解剖的過程。其實，第一章的第一部分，遠藤曾單獨以短篇小說，題名為〈人面獅身的微笑〉投給「中央公論」，結果被封殺。

第一部分的梗概是：八月盛夏中，「我」搬到從新宿搭電車需要一小時車程的新住宅區來，在那兒認識了加油站和西服店的老闆以及勝呂醫生。加油站老闆在公共澡堂裡，頭上抹著肥皂邊得意洋洋地對「我」說以前在中國大陸的暴行和殺人的經驗，最後還告訴「我」服役時當憲兵的西服店老闆殺過更多的人。「我」到九州參加小姨子的婚禮，無意中知道勝呂醫生是F醫大人體解剖事件的關係者之一，因此詳細調查該事件。回到東京之後，「我」再訪勝呂醫院，告知去過九州。勝呂知道自己的過去為人所知時，自言自語地說：「那是沒辦法的事！在那種情況下真的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以後也一樣，我自己也沒有信心，將來如果還遭遇到同樣的情況，我或許還會那麼做……」回家途中，路過西服店，「我」注視著櫥窗中「白人男模特兒」的「謎樣的微笑」，想起「早上四條腿，中午兩條腿，晚上三條腿的動物是什麼……」的「人面獅身像的謎題」。

遠藤對這部分的解釋（見《現實與文學》一九六三年七月與窪田精對談）是：

我有意從日常時間寫起，我們讀戰爭小說時會注意到有這樣的人；可是，那跟我毫無關係，會有我的手仍然是乾淨的感覺。我很討厭這樣子，因此，我有必要寫普通人，連加油站老闆都殺過人，同時，無論如何非把日常看到的櫥窗模特兒轉變為人面獅身的影像不可。基於此，勝呂必須和大家站在同一條線上。

在這裡，遠藤混合了話者「我」的觀點與作家的觀點，目的是希望讀者腦海中能將現在與過去的影像重疊在一起。同時，體認到這「故事」就發生在你我身旁，而非少數特定且與自己無關的人物身上。日本名評論家佐伯彰一說這部分是一「印象鮮明的楔子」；作者也認為在這部分「埋下很精采的伏筆」，而且肯定是《海與毒藥》中，以小說而言是「最好的部分之一」。

從第二章起小說的舞臺轉移到F大醫學院。主角勝呂和戶田服務的大學醫院裡，為了爭奪下一任醫學院院長的職位，教授之間展開了一場權力鬥爭的醜劇。戶田和勝呂所屬的第一外科主任橋本教授，為了要奪取院長寶座，對田部夫人——大杉醫學院院長的親戚——提前動手術，希望藉手術的成功能獲得大杉門下內科系醫生們的支持，結果卻把患者醫死了。另一方面，為了要討好當時最高權力者的軍部，於是答應對俘虜做人體解剖。小說中，作者所要描寫的重點並非動手術和人體解剖本身，而是透過手術和人體解剖烘托出日本人缺乏罪的意識。這裡所謂的罪，並不是法律上的罪，而是承認神的存在，從而產生的宗教上的罪。神與罪兩者互為表裡。

《海與毒藥》中，作者把勝呂塑造成：滿臉倦容，對一切事物均不感興趣，即使犯了罪也產生不了倫理上的苛責，常自言自語道：「不管什麼事怎麼樣都無所謂」的人物。以遠藤而言，這種人

物的造形並非從〈海與毒藥〉開始，在〈我的小說〉（《朝日新聞》，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日）中，他說：

有一條大直線把從〈到雅典〉經〈黃色人種〉到〈海與毒藥〉連接起來。〈到雅典〉的主角在〈黃色人種〉中成為「我」；而〈黃色人種〉的我，在〈海與毒藥〉中，不用說就是主角的勝呂醫生和戶田醫生了。

勝呂參加人體解剖時的部分對話，很明顯地刻劃出勝呂的個性，例如：

「你啊！也真是阿呆一個。」

戶田小聲地說。

「哦！」

「想拒絕的話還有機會呀！」

「嗯！」

「不想拒絕嗎？」

「嗯！」

「到底有沒有神？」

「神？」

「是呀！說來荒誕；人，無論如何是逃脫不了命運——那推著自己的東西——的擺弄；而能讓自己從命運中獲得自由的就是神吧！」

「這我就不懂了！」勝呂把火已熄滅的香菸放到桌上回答著。

「對我來說，有沒有神都無所謂。」（二九〇頁）

怎麼樣都無所謂。我答應參加解剖，或許是因為那藍白色的炭火在作祟；或許是由於戶田的香菸在作怪；隨便怎麼樣都無所謂，不再想它了。睡覺吧！多想也沒用，這世界光靠我一個人是起不了作用的！（二八八頁）

「來一下！」戶田突然低聲催促他。「過來這邊幫忙！」

「我——不行呀！」勝呂低聲說：「我還是應該拒絕的。」

「阿呆！你在說什麼？」戶田回過頭來瞪著勝呂。「想拒絕的話，昨天晚上，還有今天早上，不是有的是時間嗎？現在，到了這地步，你已經走過了一半呀！」

「一半？我走過什麼的一半？」

「跟我們同樣的命運！」戶田冷靜地說。「現在——已經不能退出了！」（三二八—三二九頁）

從以上的對話，充分表現出勝呂毫無自我意志的個性。遠藤筆下，常有「弱者」出現，對什麼事都不作決定，不表示意見，遠藤個人認為這種不表示自己的意見，無行為表現者，其實是一種「嚴重的行為」，所以也是一種「罪」。這種觀點受莫里亞克對東方人「無自我主張」的批評之影響。

勝呂在應該有所行動時卻「什麼都不做」，更嚴重的是他「在那兒卻什麼都沒做」。「什麼都沒做」對勝呂而言，也是一種「責任」的迴避。勝呂的行為上經常表現出這種責任的迴避，在這種藉

口下，勝呂對自己的行為毫無「責備」之意，這也是勝呂無「罪」之意識的特徵。

3

小說中另一個主角戶田，造形與勝呂迥然不同。勝呂在任何情況下皆選擇不採取行動；可是，戶田卻處處表現出積極的自由意志。即以參加人體解剖而言，勝呂是出自無奈而參加的，戶田卻表現出積極參加的態勢。在戶田手記中，有著欺瞞、偷竊、與表姊通姦、對女傭始亂終棄等等的告白；可是對他做那些壞事時的心理反應，我們無法不為他欠缺犯罪意識而感到顫慄。

所謂良心的苛責……從孩提時代起對我來說，只不過是他人的眼光、社會的制裁罷了。當然，我也從不認為自己是好人；我相信無論是誰，只要剝掉外面的一層皮，就都和我一樣。或許這是偶然的結果，我幹過的事從沒受到懲罰，也從未受過社會的制裁。

戶田所擔心的只是他人的眼光，或社會的制裁，此外，毫無良心上的自責。他還說：「我對別的事似乎也無感覺。……坦白說我對他人的痛苦和死亡毫不在意。」以下是病房中戶田與患者家屬的一段對話：

「醫生啊！求求您幫他打一下麻醉針。」

肺部手術後，患者不停地呻吟，不忍聽下去的家屬即使哭喪著臉哀求我，我也只是冷冷地搖搖頭。「再打麻醉藥，反而危險呀！」事實上我心裡只覺得這樣的患者和任性的家屬好囉

噤！

病房裡要是有人死了，父母親或姊妹慟哭著。我雖然在他們面前表示同情，可是，當我一腳踏出病房時，剛才的那一幕就忘得一乾二淨了。

人體解剖完後，戶田看到淺井助教的臉上，絲毫找不到剛才殺過人的痕跡。那表情就跟平常吹著口哨在研究室出現的臉完全一樣，也和平常看檢查表時的表情沒有什麼不同，接下來他說：

「我的臉大概也一樣吧！」戶田痛苦地思考著。「沒有什麼變化嗎？為什麼我的心是這麼平靜？而且絲毫感受不到良心上的痛苦和犯了罪的苛責呢？我甚至感受不到奪取一條人命的恐怖。為什麼呢？為什麼我的心是如此無所感呢？」

戶田「確信」對他人的死、他人的痛苦無所感的並不只是自己，他周遭的人每一個都一樣，這種「自信」使他的罪惡感完全麻痺了。

4

在〈海與毒藥〉中，與勝呂二郎和戶田剛相比，有兩個很容易被人忽略掉的卑微人物，即阿部蜜和佐野蜜。阿部蜜是大病房的患者之一，是「老太婆」的朋友，因而與勝呂認識，佐野蜜是戶田的女僕，曾和戶田發生過關係。從整部小說的結構上來看，她們兩人不過是毫不惹眼的配角罷了；可是，作者所賦予她們的「任務」並非僅僅是微不足道的卑微人物而已！勝呂到大病房診療時，阿